



小 游 击 队 员

十 德 年

北 京 人 民

前 言

北京人民出版社鼓励我，要我从过去写的短篇故事中，把以青少年革命者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几篇选出来，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。为少年儿童编一本书，向今天的青少年读者介绍革命的过去，讲讲艰苦岁月里的孩子与革命、革命与孩子，这是个光荣的任务。我大着胆子答应了，选出了十篇，汇成了这么个集子。

编在前面的一组，是不久前写的。在纪念解放军建军五十周年的时候，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、朱委员长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，我写了一组小故事；选入这里的几篇，描写了长征中几个小红军战士幸福地生活在毛主席、周总理、朱委员长身边的情景。

其余的几篇，写在十几年前。所写的人物，都是少年革命者：苏区的红色儿童，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小战士，长征途中的小红军、少共团员。有三篇写的是解放战争和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少年儿童的故事，也都和革命的过去联系着。这些红色少年英雄们，在

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，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和父兄们并肩战斗。他们的革命青春非常美丽，他们的精神品质崇高动人。我希望：通过这些革命故事，能使今天的青少年读者们结识这些当年的同龄人，了解他们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斗争生活，看到他们的精神面貌。

如果读了之后，又能想一想，引起一些思索，从而更加热爱那些革命前辈们，激起进一步认识和学习他们的愿望，那就更好了。那么，编这本集子的目的就算实现了。

作 者

1977年12月

目 录

夜·····	(1)
肩 膀·····	(10)
路 标·····	(20)
小游击队员 ·····	(34)
村野的火星 ·····	(59)
赶 队·····	(88)
征途上·····	(110)
后 代·····	(140)
珍贵的纪念品 ·····	(164)
早 晨·····	(174)

夜

——据说，他头上那萧萧白发，是墨一样的黑夜染成的。

夜，漆黑。

这是个战斗的夜。远处传来阵阵枪声。

已经是三月末的天气了，可在这黔北山区，深夜里还是很凉的。冷风不停地钻进窗棂，灌到屋里来。

勤务员小韦冷不丁打了个寒噤，醒了。他觉着肩上沉甸甸的，原来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那床旧夹被被在他的身上了。他紧握着夹被，先向墙角瞥了一眼，看见那块用板凳支起的门板上，毯子还是整整齐齐地铺着。再向桌边望望，只见首长依然坐在那里，对着桌上的地图看着，不时抬起头凝神思索一会，然后用铅笔在图上划上点什么。

小韦坐在竹凳上，双手托着下巴，静静地注视着首长。他看见，这张轮廓鲜明的脸上，眉毛还是那么浓，嘴唇和颌下的胡须还是那么密，可是两颊却明显

地消瘦了，就连衣领也宽出了许多。在遵义开过会以后，刚发来这件军衣的时候，本来穿着是正好的嘛。
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挎包里拿出一支蜡烛，走到桌边。他一边点着蜡烛，一边低声说道：“第三支啦！”

“嗯，嗯。”首长朝小韦微微一笑，又俯身看图了。

“看，看，”小韦本来想好了话，要劝首长几句的，可话一出口，却变成了埋怨：“一张地图，老是看，也不睡会儿。”

首长抬起头，看着小韦，亲切地说：“你来看，看那里。”他抬手向窗外、向枪声响着的远处一指，“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在干什么？”

小韦向黑夜瞥了一眼：“打仗呗！”

“你再看，”首长站起身，揽住小韦的肩膀，走向窗前，指着不远处一个透出灯光的窗口：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小韦答道。就是水塘边上那所泥墙草屋，几个钟头以前，他曾经摸黑去送过一趟信。“毛主席在那里工作嘛。”

“是啊！可你倒要我‘睡会儿’、‘睡会儿’……。”首长目不转睛地望着灯光，好一会，才深情地说道：“长征的路，有千里万里，毛主席要我们把每一步都走好。每一步，懂吗？走好，走出胜利来！”

说完，他从小韦手里拿过蜡烛，抓在手里，又回到桌边。

听着首长的话，小韦觉得心里一亮，可又觉得首长并没有回答他现在的问题。于是又向那空空的床铺瞥了一眼，回到小竹凳上坐下，轻轻地抓起一把碎稻草，填进那床夹被里去。这点碎草是和饲养员争执了一番才弄到手的，必须瞒着首长填进夹被里才行。天这么凉，从江西带出来的那床旧毯子太薄了，又磨出了好几个窟窿。俗话说：“寸草遮丈风”嘛。要是今晚首长能多少睡一会儿，那么，在毯子上边压上这么一床“草被”，就可以暖和点儿了。

碎草填完了，再把夹被在门板上铺开、把草摊平；只要在开口的地方缝上几针，这“草被”就做成了。小韦正兴冲冲地理着针线，忽听得桌子上“叭哒”响了一声。他扭头看去，只见首长依然端坐在那里，两眼凝视着地图，右手还是握笔的姿势，铅笔却掉到了桌子上；左手握着的蜡烛，不知什么时候倾斜了，烛油正一滴一滴地落在手背上，已经积了指尖大的一堆。

“他睡着了……他，太累啦！”小韦心头一热，眼眶子一阵发酸。自从长征开始，他被调到首长身边工作，这样的情景他见过不是一回了。他连忙奔到桌

边，轻轻地扳开首长的指头，把蜡烛拿过来。他一面往桌角上滴下烛油、安放蜡烛，一面编出了几句“厉害”点的话，想狠狠地埋怨一番；可是，就在这一霎间，他改变了主意，又轻手轻脚地回到了竹凳上。

他托着下巴，定睛看着首长。一分钟，又一分钟……首长——这个把自己的生命和精力一点一点挤出来，献给了革命战争、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人，还是以那样的姿势坐着，但是小韦的心头却轻松多了。他高兴地暗暗想道：“睡吧，那怕就这么坐着、睁着眼睛睡一会儿也好呵！”

突然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小韦吃了一惊，慌忙扑向门边，可是已经迟了。门开了，军委一局的卢参谋走进来。他急匆匆地敬过礼，走向桌边。

听到了响声，首长一怔，抬起了头。问道：“你来啦？什么事？”

卢参谋把一份电话记录递过去。首长接过了文件，默默地看了看，捏着文件的手慢慢地搁在地图上。

卢参谋打开笔记本，握住了铅笔，注视着首长。一两分钟过去了。首长没有说话。

为了不打扰首长思索，卢参谋绕过桌子，来到小韦身边。他用铅笔敲了一下小勤务员的鼻子，奇怪地问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啦？看这嘴噘得能挂住个油

瓶。”

“这风……”小韦扭头擦了擦眼睛，声音哽咽地：“你呀，来的真不是时候……我，我刚刚给他偷来了几分钟，又叫你给抢走了……”

说话声惊动了首长。他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卢参谋掏出怀表看了看，慢慢走到桌边，俯身低叫道：“周副主席！”

“唔，”周副主席漫应着，转过脸来，招呼卢参谋坐下。

卢参谋简要地报告了情况：先头部队根据军委的命令，就利用这漆黑的夜，胜利突过了乌江。现在，部队正在乘胜向前发展。关于下一步的行动，部队有几个问题向军委、向周恩来副主席请示。

周副主席伸开双手，重重地在脸上搓了两把。手掌擦在胡髭上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他把文件放在面前，一面剥着手背上的蜡壳，一面仔细阅读着，读完了，略微想了想，然后向卢参谋说道：“部队过江以后，继续按照毛主席的部署，向东南前进！”他指着地图，“就在这一带，寻求新的机动！”

“是。”卢参谋迅速记录着。

“要加强政治工作。”下达完命令，周副主席补充道，“告诉部队，毛主席安排的全军佯动的行动，完

全成功；敌人被调动了，这里空虚了，我们就一下子插到敌人心脏里去。看，敌人很听话哩！”说完，他快意地笑了。

在这爽朗的笑声里，卢参谋收拾好文件、笔记本，转身要走。周副主席又叫住了他：“行军序列要安排好，尽量让暂时不行动的部队休息，多睡一会儿也是好的。”

小韦扭亮了手电，送卢参谋走出门去。在门口，卢参谋低声嘱咐道：“看见了没有？首长眼睛都熬红了。你可要提醒他注意休息啊！”

小韦委屈地点了点头：“谁说不是呢！首长还是在过赤水河的时候，站在河边靠着马鞍子打了个盹，到现在，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啦……”

听到背后的脚步声，小韦把话停住了。他看着向门边走来的首长，看出了什么，慌忙指着门外，提醒地说：“看，天这么黑……”

“黑夜？好哇！”周副主席也看出了小韦的意思，笑着把话接过来，“我们就是要在这样的黑夜里，行军，打仗，把胜利的明天夺到手嘛！”他亲切地给小韦扣着领扣，却又略带责备地说：“你这个同志呀，刚才卢参谋来了，怎么不叫我一声？”

小韦噘起了嘴：“你，你老是不肯休息……”他说



不下去了，两大滴泪水忽地涌了出来。

“嗨，看你这孩子！……”周副主席扬起衣袖，给小韦揩着眼睛，“你今年才十五岁，对不对？”

小韦点点头，不解地望着首长。

“等你再长大一些，你就会了解我们了，你就会明白：应该这样做！”周副主席把话略停了停，象是让这年青人嚼一嚼话的味道，然后，又指着门外，充满感情地说：“想一想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多少劳苦的人，有多少象你这样的孩子，他们的生活还象这黑夜一样黑、一样冷呵！我们共产党，我们红军，就是要加倍地工作，工作，让他们看到太阳。”

小韦深情地看着周副主席。他觉得，这个协助毛主席组织着伟大长征的人，这个极度疲劳又浑身是劲的人，仿佛全身都发着光。这光，照暖了、也照亮了他这个少年红军战士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一个巨大的问题，一下子闯进了这个小红军的心：每个人都有同样多的时间，每个人都有醒着和睡着的时候，可是，一个红军战士究竟应该怎样利用这一切，去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坚持战斗？

长了十五岁，想到这个人生的大问题，他还是第一次。

他霍地转过身，摘下墙上的驳壳枪，一下子背到

了身上，紧抓着手电筒，大步来到周副主席身边。

周副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扬起手掌，在脸上搓了搓，随即拍了拍小韦的肩膀：“走吧，到前边看看去！”

小韦没有再说什么。他扭回头，又看了看墙角里那扇门板，伸手抓起那床“草被”，用劲一抖，把里面的碎草倒掉，把夹被轻轻地披到周副主席的肩上。然后，紧跟在首长后面，一躬身，钻进黑暗里去了。

夜，漆黑。

枪声更紧了。

1976.12.19

肩 膀

——战士诗：“他离开了我们，我才更觉出了肩膀上担子的分量。”

西天，一抹晚霞正在消褪；远处，起伏的丘陵后面，淡淡的雾气慢慢地升腾起来。

通信员小秦望着这幅草地景色，又向前方看了看，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按照平时草地行军的习惯，这会儿该是宿营的时候了。先头部队正忙着搭帐篷、拣柴禾，或许有人已经点燃了篝火、煮起了野菜。可是现在呢，整个草地空荡荡的，看不见火光，听不见人声。小秦抚摸着肩上的扁担，愁烦地想：“要不是它，也许早就赶上队伍了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把扁担换了个肩，又吃力地向前走去。

这副担子，是两个钟头以前才落到小秦肩上的。

还是刚过正午不久，他觉得左臂的伤口有点疼痛。那是一个月以前，在一次战斗中送信的时候，被敌人子弹打穿的，现在已经收口了。他怕同志们发现

了，又要照顾他，便悄悄离开了大队，躲在一丛矮树后面包扎起来。自从进入草地以来，他这样做倒也不是头一次；没关系，包扎好以后，脚底上使使劲，再赶上队伍就是了。可是，这次因为找到的那一潭清水吸引了他，洗完了伤口，又高兴地洗了把脸，等到从树丛后面钻出来，部队已经走远了。正在这时，又来了一阵暴风雨。风雨里看不清路，走错了方向。

正当他冒着暴风雨在烂泥里奔跑的时候，猛地撞到了这副担子上。这是两个不大的木箱，被棕绳紧紧地捆在一根小竹扁担上。里面装着不多的药品、纱布和几件医疗器械。就在担子前边一米远的一个泥塘里，这副担子的主人——一位中年的红军战士牺牲了。小秦摘下他那顶小小的八角军帽，默默地注视着这位没有走完长征道路的烈士。从现场的情况判断，这位同志也是在赶队的情况下，遇上了刚才那场暴风雨，陷进了这可恶的泥潭。还可以看得出，就在这位同志被陷进烂泥之前的一霎，他还拚着全力，把担子抛到了泥潭边边上。这样，担子保住了，也给后来的同志留下了‘危险’的记号。小秦就是被这副担子拦了一下，才没有掉进泥潭。

于是，小秦含着眼泪埋葬了这位不相识的战友，挑起了这副担子。

起初，这一切是多么简单呵：担子，是战友留下的革命财产，必须挑上它；再说这担子也并不算重，参加红军以前，他给土豪放牛，割草、砍柴，哪一担不比这重得多哪。因此，他满怀信心地相信：他一定能挑着它赶上队伍，走到宿营地。他甚至一边走一边想象出赶上队伍以后的情景：篝火边上，指导员接过担子，抚摸着他的头，当着同志们，夸奖他说：“看，是谁办了这么件大事？是小秦嘛！嗯，象个样子，可以参加共青团喽！”想着，他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。

但是，长征道路上的艰苦和困难却是无情的，它们象一下下铁锤似的敲打着小秦的体力和信心。现在，当他走了两个小时以后，他却发现，坚持下去是越来越困难了。他觉得自己肩上好象挑着的是两座山，肩膀被压得钻心地痛；两腿软绵绵的，抬不起、迈不动，还直打绊子；路，似乎也忽然变得崎岖不平了。再加上寒冷和饥饿一齐袭来，他头晕得天旋地转，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

他咬着牙，挺着脖筋，好不容易跨过了一段烂泥塘，跌跌撞撞地爬上了一块小高地。就在这时，脚下被草根一绊，猛然摔倒了。他歪坐在地上，望着在眼前晃动的水草、矮树和那对木箱，心里想：“不行了，我是挑不动啦！也赶不上队伍啦，就在这里歇一会儿。

只一会儿……不要紧的，反正后面也许还有部队，反正……”这么一想，他觉得浑身骨头架子都散了，那抓着扁担的小手一松，倒了下去。

小秦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跟着连里的同志们，正在和敌人争夺一座吊桥。他抓住了一个敌兵，一用劲，悠地一下，和敌兵一起掉进了河里。哎呀，水真凉，冷得直打哆嗦。忽然，妈妈来了，他一头栽进了妈妈怀里。嘿！好暖和呀，……可就是妈妈的头发老在脸上扫来扫去，真痒……。于是，他一晃脑袋，醒了。

朦胧间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，那话音是那么远，象从天边飘来的：

“……怎么办？”

“带起走嘛！”答话的是个浓重的四川口音，“锻炼一下子，这娃儿会成为一个好战士的！”

“这不是妈妈的声音呀？”他想着，用力睁开了眼。不错，自己正是在一个人的怀里躺着呢——一位同志一手把他抱在怀里，另一只手在他额角上轻轻抚摸着。他仰脸望去，看清了这人的模样：这位同志已经不年轻了。一张饱经风霜的脸，宽阔的额角上，深深地刻着几条显示出坚强意志的纹路。大约好些日子没有刮脸了，敦厚的嘴唇上生着一抹浓密的胡髭。“刚才，大